

中华
古书

四大禁毁

禪真逸史

中国言实出版社

262.6
891

中华古书

李志敏 主编

四大禁毀

明 方汝浩

禪真逸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大禁毁:李志敏主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9

(中华古书)

ISBN 7-80128-406-2

I. 四…

II. 李…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906 号

责任编辑:晓 理

责任校对:董 洁

封面设计:李晓光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100017)

电话:64924761 64924716

<http://www.zgys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320印张 4200千字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套

定价:3800.00元(全十六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的中国文化,留下了浩若烟海的古代典籍。在这些古代典籍中,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和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但由于古典小说很大程度上批判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加上许多小说内容中有淫秽描写,所以许多小说被禁毀。在被列入禁书的小说中,尤以《四大禁毀》最为著名。《四大禁毀》指《姑妄言》、《绿野仙踪》、《禅真逸史》、《品花宝鉴》四部屡受历代统治者禁毀的名著,其共同点是文学造诣极高,具有极高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想,对认识当时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姑妄言》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奇书”,作者为清代的曹去晶。作者在自序中介绍了成书的缘起,其文说:“夫余之此书,不名曰真而名曰妄者,何哉?以余视之,今之衣冠中人妄,富贵中人妄,势利中人妄,豪华中人妄,虽一举一动之间而未尝不妄,……故不得不名之妄言也。然妄乎不妄乎,知心者鉴之耳。”

对于如何看待该书,作者自评说:“余著是书,岂敢有意骂人?无非一片菩提心,劝人向善耳。内中善恶贞淫,各有报应。名虽鄙俚,然隐微曲折,其细如发,始终照应,丝毫不爽。明眼诸公见之,一目自能了然,可不负余一片苦心。其次者,但观其皮毛,若曰不过是一篇大劝世文耳,此犹可言也。倘遇略识数字,以看鼓词之才学眼力看之,但曰好村好村,此乃诸公为腹所负自付(村)耳,非关余书之村也。求其不看为幸。何故?诸公自恐其污目,余更恐其污书。”

此书成书后屡遭禁毀。

《绿野仙踪》又名《百鬼图》。作者李百川,清乾隆年间人,一生坎坷落拓,辗转奔走,用10年时间完成《绿野仙踪》。自称写这部小说“总缘蓬行异域,无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

该书以明朝嘉靖时期为背景,以冷于冰因科场失意转而修道、收徒为线索,写了周琬妻室之争,金不换命途多舛,温如玉浪荡倾家等世情故事,揉讲史、神魔、人情等小说体裁于一炉。它以曲折的手法解剖了当时的社会和人生,表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人生观。在明清小说中,这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陶家鹤在序中将该书与《水浒》、《金瓶梅》并称为“大山、大水、大奇观书”。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该书的成就与影响。艺术上有不少生动精彩之处,一些人物写得生动感人。

由于这部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同治七年清代统治者便以“海淫”之名,将其列入禁书之列。

《品花宝鉴》写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城中的一批名伶与公事名士的生活。反映的正是那一时代的现实。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优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也是同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小说不仅将当时一些名旦的酸甜苦辣写深写透,也直接再现了乾隆时戏曲繁荣情况。从艺术上讲,是同类小说翘楚。书中写名人名伶,绘声摹色,各得其妙,栩栩如生。读《品花宝鉴》能令人想到那个中国濒临沦为半殖民地半建社会时代现状,正是它成功所在。

《禅真逸史》全名《新镌绣像批评通俗奇侠禅真逸史》,作者为明代方汝浩。此书以南北朝至隋唐诸兴衰为历史背景,以林时茂及高徒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的生平事迹为主线,揭露了佛门道教中的弊端,暴露了尘世社会的黑暗,宣扬了佛教真谛,赞美了禅真豪侠的高尚品德。

该书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第一,揭露佛道的弊端而宏扬惩恶扬善、乐善好施、修真养性等佛道真谛。暴露了不少佛道中丑闻败类。第二,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了统治者昏庸残暴,地方官贪枉冒功。找到了亡国之根。第三,赞扬了农民起义。这部小说,是历史故事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产物,“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在艺术上,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情节曲折,语言通俗,不乏妙笔。由于该书因对淫乱场面有十分细致的描写,清代历朝禁书中都有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1)
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8)
第三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	(14)
第四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安平村苗二设谋	(19)
第五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	(26)
第六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32)
第七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	(40)
第八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50)
第九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	(58)
第十回 贪利工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	(65)
第十一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	(71)
第十二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狼心验枕骨	(79)
第十三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长老借宿擒怪物	(87)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	(91)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奸党风尾林中箭	(99)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定埋伏陈玉鏖兵	(104)
第十七回 古嶠关啜守存孤 张老庄伏邪皈正	(113)
第十八回 梁武帝悔谏纳降 虞天敏感妻死节	(122)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梁武幽囚甘饿死	(132)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窃天书后园遣将	(138)
第二十一回 张氏园中三义侠 隔尘溪畔二仙舟	(159)

第二十二回	清虛境天主延賓	孟門山杜郎結義	(165)
第二十三回	伏威計奪勝金姐	賢士教唆桑皮筋	(172)
第二十四回	遭屈陷叔侄下獄	反圖圖俊杰報仇	(181)
第二十五回	山徑逃踪鋤禿惡	黃河訪故阻官兵	(189)
第二十六回	計詐降薛舉破敵	圖霸業伏威求賢	(194)
第二十七回	湯府丞中計敗兵	杜元帥納言正位	(202)
第二十八回	裘澄降四具威服	琴為媒伏威得妻	(209)
第二十九回	張善相夢中配偶	段春香月下佳期	(231)
第三十回	計入香閨貽異寶	士開解圍推段帥	(240)
第三十一回	元帥兵陷苦株灣	眾俠同心歸齊國	(257)
第三十二回	雙玉人重逢合巹	三義俠衣錦還鄉	(266)
第三十三回	羅默伽肆凶受戮	尹氏女盡節還魂	(276)
第三十四回	土地爭位動陰兵	孽虎改邪皈釋教	(284)
第三十五回	順天時三俠稱王	宴李謬諸賢逞法	(293)
第三十六回	禪師坐化證菩提	三主云游成大道	(303)

第一回

高丞相直諫辟邪

林將軍急流勇退

話說梁武帝即位以來，酷信佛教，崇尚虛無。長齋斷葷，日止一食，輕儒重釋，朝政廢弛。至天監十六年，詔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今後皆以面易之，識者知其為廟不血食。遍處建立寺廟。改元大通，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錢億萬贖之。

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正月，敕禁城內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頒詔天下文武官員，薦舉材德兼全高僧二員，為本寺正副住持。消息傳入東魏來，時魏主臨朝，聞奏梁主建寺招僧、舍身作善一事，暗暗稱羨。問侍臣道：“朕亦欲洛陽城外仿梁主所為，也創一个大刹，筑起浮圖，召高僧廣行法事，上祝皇太后聖壽無疆，下亦可祈黎民之福。卿等以為何如？”眾臣等一齊俯伏贊揚道：“陛下立此善愿，上延聖壽，下庇蒼生，乃天地仁孝之心也。”魏主大喜，頒詔工部知道，擇日興工。朝內大小官員，見了旨意，盡皆不悅，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議此事。

却說渤海王乃是東魏大將軍左丞相，姓高名歡，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帝有功，故封王爵，賜袞冕九錫，劍履上殿。當下眾官見了高歡禮畢，共稟此事。高歡低首無言，沉吟半晌，正與決不下。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將，高聲稟道：“皇上新登大宝，眾心惶惶，正宜澄心窒欲，求賢禮士，宵衣旰食，以副民望，以保金甌。今乃不明君道，反信異端，建寺筑塔，勞民傷財，甚非治體。主公為朝廷柱石，若不極言諫阻，則社稷險危，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眾官視之，却是鎮南將軍林時茂也。高歡听了林時茂之言，心下大悅道：“將軍所言，甚合孤意。明日早朝，必當面淨。皇上如不听孤言，只索挂冠而去。”眾官俱各歡喜散訖。

次日魏主臨軒，百官齊集。文武臣僚，皆隨着渤海王高歡，朝見已畢。高歡俯伏金階奏事，魏主令內侍扶起，欽賜坐下，其餘宰臣侍立丹墀。高

欢道：“臣昨见圣谕，欲建寺筑塔，延召僧众，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魏主道：“皇太后年高多恙，朕欲创寺召僧，广修善事，为太后祝寿，以尽人子之心耳。”高欢道：“陛下为皇太后祝寿，此乃尧舜之心。但寿算在天，非释氏所能延；孝道在人，亦非佞佛所能尽。皇上聪明睿智，岂不闻帝王之孝，有虞舜可师，文武可法；布衣之孝，有圣门曾、闵，贤士奇、莱，皆未尝谄佛修行，以为善事。若夫持斋诵佛，造寺妆金，乃异端惑民之术，非圣主所宜留心也。若尊释教以为孝，则舍本而务末矣。”魏主道：“朕闻藏经有云：‘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往生净土，能超万劫。’又云：‘帝王相继以治天下，皆缘罗汉托生。’可见佛力无边，为三教之首。相国反言其异端惑民，恐非确论。”高欢道：“臣闻上古圣主御世，惟以仁义为重。君臣敦睦于上，人民亲爱于下，故熙皞之治成焉。彼时佛老不尚，何助国济民之有？世祖永平年间，专尚释氏，远近承风，无不佞佛，十数郡中，共有壹万叁千余寺。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一路纵火，烧掠殆尽。佛苟有灵，何不显身救护，而使济民利国之身，化成灰烬？可笑世间愚夫愚妇，不辞跋涉艰难，远出烧香，邀福求祥，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渡海遭风涛之溺，损躯丧命，悔恨无及。佛若有灵，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设以此二端问彼愚人，彼必委之以数。夫既有一定之数，则事佛又何益焉？盖禅教易以惑人者，生前谈果报之因，死后论地狱之苦。富贵而修行，必获来生禄寿；贫穷而敬佛，能消往昔冤愆。女可转男，祸堪为福。犹恐智士达人不尊其说，故谬云：‘谤经毁佛，必堕阿鼻。’立此危言，以愚心志。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可胜叹哉！固亦有英雄杰士，功成名遂，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寄迹禅林，遨游云水，效子房之辟谷，仿莲社之参禅，此明哲以保身，非实崇事于三乘也。陛下万民之主，社稷安危所系，正宜肃纲纪，正百官，承天顺民，创制立法，垂训百世，以为子孙不拔之业。岂可尊奉夷教，劳疲弊之民，靡费脂膏，构无益之寺乎？臣切为陛下不取焉。”魏主大悦道：“若非相国良言，几被众佞所误。烦卿传示诸臣，朕即缴旨，不复建寺矣。”高欢谢恩出朝。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田有思、邬泮，削职为民，永不录用。朝野尽皆相庆，遍处播扬高丞相、林镇南有回天之力。因此林时茂名闻四海，人人敬仰。止有高欢世子高澄，心下不足，暗成仇隙。

看官，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原来高澄为人狠毒，性如烈火，酒

· 禁 ·

色财气，博弈游猎，无所不至。侍妾数十，稍不如意，辄致之死，家丁僮仆，打死无算。高欢每每教训，只是纵性不改。极好阿谀奉承，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投他府中，尽皆收用。这一班人，狐假虎威，残虐百姓，远近人民，无不嗟怨。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才能，暗里不服，偏要灭他威风。忽一日，正逢初夏天气，四月初旬，到处村乡田麦成熟，高澄带领一班棍徒，擎鹰逐犬，击鼓鸣锣，骑着高头骏马，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凡是高山峻岭，无不游遍。哄至一山，名系舟山，乃大禹治水时，曾系舟于此。山边有一石如环轴，故名系舟嵬。满山树木，遍岭藤蔓，十分险峻。

却说众人打猎赶上山顶，放鹰逐犬。正打围之间，见一只大白鹿睡在草内，众人呐喊捕捉。那白鹿失惊，跳起来，冲开人，径往山下奔走。真是个疾同鹰隼，快似流星。高澄喝众军士放箭。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连忙弯弓搭箭，觑清射去，正中白鹿背上。这鹿带箭负疼，没魂的乱窜，一直赶到山下田畝里。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追得这鹿慌了，一味地乱滚，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约有一二十亩宽阔。众人那里肯舍，不顾人田麦，呐喊围将拢来，钢叉、苦竹枪、长刀、大棍，并力乱戳，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高澄即教军士将索捆缚扛去。

正要抬起，只见一人蓬头跣足，叫苦连天，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这人是谁？原来此人姓齐名德，就是本村农夫。正在沙沟里斫蟹，邻近牧童报说此事，慌忙跑来看时，众人兀自未散。见了这景象，不觉心内火生，腮边泪落，捶胸跌脚，痛哭道：“天呀！这几亩田麦将已成熟，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全赖此过活。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怎生是好！”高澄怒道：“汝是甚人？敢这等撒赖无状！军校们，着实打这厮。”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一齐动手，却如众虎攒羊，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面肿血流，横倒地上。

正在喧闹之间，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随着苍头，因往城外访友，打从系舟山前经过。见这伙人喧嚷，问苍头：“这是甚么人在此厮哄？”苍头打一看时，覆道：“高公子领着军士，打一个村夫。”林时茂就下马来见高澄。礼毕，问：“公子为何打这村人？”高澄道：“林将军，你不知道，这狗才无状，不识尊卑，辱言秽骂，因此打这厮。”林时茂又问齐德道：“你这村人，为何不知上下，辱骂高爷？若送官司，罪责不小。”齐德大哭道：

· 毀 ·

“老爷呀，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林时茂抬头看时，见满田麦子，尽皆踹坏，惊道：“这却为何？？”齐德道：“小人满家男女，全靠此田麦过活，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因捉鹿放马，将小人麦子尽情踹坏。如今麦已成空，又被痛打，不如就死也罢。不然，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说罢，号啕大哭。林时茂听说，激得怒气冲天，嚷道：“高公子忒没分晓，他的田禾被你人马踏坏了。人若无粮，岂不饿死！他来哭诉，出乎不得已，你们知事的，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为何反打他这般模样？忍心害理，不体民情。”高澄骂道：“你这狗职，也与村牛一样。汝在我父王麾下为将，是何等样抬举你？得到今日，不思报本，反与村牛分疏，抵触俺，可恶，可恶！”众棍徒一齐嚷道：“这是甚么鸟官，敢来触犯公子！”林时茂骂道：“都是你这伙无籍棍徒引诱公子。明日对丞相面讲，把你这干人尽行驱逐，方豁俺胸中之忿。”高澄喝众人：“与我打这厮。”众军士见说，素知林时茂手段高强，都不敢动手。林时茂发话道：“今日不与你角嘴。明日早朝后，同你到会议堂高爷处说个明白。”回头分付齐德道：“你且去，俺明日将些银两赔偿你便了。”齐德磕头道：“深谢老爷恩德。”爬起来，一步一跌，叫苦连天的自回去了。林时茂策马带苍头向西而行。这高澄带领军士，扛着大鹿，慢不为意，一头笑一头骂，也进城中去了。众人领赏散讫。

次日，林时茂同众官早朝已罢，齐赴会议堂，参见高欢，共议朝政，至巳时皆散。高欢将欲退堂，林时茂向前道：“总参有事禀上主公。”高欢问：“有何事说？”林时茂将高澄打猎踏坏民田，打伤齐德之情，循头至尾，细说一遍。又道：“公子终日游荡，不理正务，淫人妻女，僭人产业，为害不浅。不知何处寻来一伙无籍恶少，引诱公子，无所不为。若使圣上闻知，主公面上须不好看。速宜把这班棍徒流徙边远，晓谕公子改过，不惟主公之幸，天下亦幸甚矣。”高欢听罢，道：“孤已知道，将军请回。”林时茂拜辞自回。

高丞相上轿回府，厅上坐定，唤管门官进来，问：“公子在外，一向作何事业？”管门官道：“公子在府则攻书史，出外则习弓马，并无他事。”高欢怒道：“总是你一班蠢材蒙蔽引诱。若不直言，先斩汝首！”管门官见丞相发怒惧怕，只得跪禀说：“公子近来与一伙花拳绣腿无赖之徒，终日饮酒作乐，出猎游戏。常打乡村百姓，坏了田中禾稼，吃了人家鸡犬。这些百

• 禁 •

姓，一来感老爷德政，二来惧老爷法度，敢怒而不敢言。街坊上乱纷纷说公子的过失，此事是实，余者不知。”高欢将管门官喝退，当下怒发冲冠，坐在堂上。午牌时分，只见高澄醉醺醺回来了，高欢骂道：“你这畜生，在外做得好事！若非林总参禀知，儿被汝所误。”喝令军士拿下斩首。原来高欢的军令极严，众军士不敢不遵，只得将高澄松松缚了，且未动手。早有人报入衙里。只听得当地一声，云板响传出堂来，夫人请老爷议紧要话，高欢带怒退入私衙。

原来这高欢的夫人娄氏，所生四子，独爱高澄。当下闻报，惊惶无措，急请高欢，劝道：“丞相差矣。父子天性之恩，况儿子不犯军法，何故致之死地？只是训诲一番，教他改过便了。”高欢道：“夫人不知，这畜生带领一起棍徒，在外生事害民，非止一端，为祸不小。异日干出事来，孤与夫人为他所累。今日不若早除，免致后悔。”言罢，即传令刀斧手速斩报来。娄氏双膝跪下道：“看妾薄面，饶他死罪，但重责这畜生，戒他下次。把这些无籍之徒重治，连夜配发远方，无人引诱，便没后患。”高欢思想一会道：“夫人请起，孤自有处。”即出堂，叫军士拿转不肖子来，开了绑跪下，喝道：“你这畜生，罪不胜诛。且看夫人之面，把你这头，权寄在颈，以后再蹈前辙，必然诛戮。今日死罪既饶，活罪不恕！”教军士行杖。众军士跪下道：“公子虽然犯罪，小的们焉敢行刑。”高欢喝散军士，令虞候带进衙里，自打至数十余下，怒气不息。夫人又力劝，方才住手。随将高澄监禁在书房，不许足迹出门。当晚升堂，凡是高澄平日亲近的军士，相随的棍徒，尽发有司问罪，驱遣刺配。又着虞候赍白银十两，送与齐德。因此乡村百姓互相传扬，感叹林时茂的恩德。

再说林时茂已知高澄被父责打，棍徒俱已赶逐，心里暗想：“是我一时路见不平，将此事对丞相说知。这伙凶徒赶逐，却也罢了；只是他父子至亲，高澄虽然被责，日后相合时，必进谗言，终须有祸，不如及早寻一个避祸计策。”心下踌躇半晌，点头道：“是了，是了。俺如今妻妾双亡，又无男女，单只此身。平生不知害了多少生灵性命，罪业深重。今此一计，一者避祸保身，二者消魔解瘴。想这魏国里安身不得了，闻知梁武帝量重佛教，不如走入中国，削发为僧，逃灾躲难，免遭暗害。”当下预将金银财物藏顿匣内，随身衣服包裹停当，又修下一封辞职的文书。次日聚集本衙

• 毀 •

虞候军士人等，分付道：“俺今日要去访一亲故，路途遥远，来往须费月余。若辞丞相，必定羁留不放。俺今不辞而去，汝众人须要谨慎，各守执事。如丞相爷差人问时，有书一封，着个精细的去呈上，自然明白。不可有误。”分付毕，即改换衣妆，扮做道人模样，令一苍头向上挑了行囊，一主一仆，悄悄离家，出了城门，径望东南而进。

且不题林时茂主仆二人远行，再表往事。梁城建康城外，有一村民，姓钟名子远，娶妻朱氏，两口儿极是好善。年至四十余，并无子嗣，典田卖地，斋僧塑佛，不吝施舍，愿求子息接续香火。梁武帝普通二年，朱氏忽作一梦，梦一猛虎入宅，因而有孕。于十二月初五日丑时，产下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相貌奇俊，人人称羨可爱，就取名叫做爱儿。年至七岁，聪明乖巧，无所不知，读书过目成诵，只是稟弱多病。一日，钟子远在家无事，与朱氏商议道：“我与你两个年纪许大，求神拜佛，生得这个儿子。虽然聪明，却是常有疾病，未知养得成人否。毕竟我夫妻二人，命里不该招子，以此多恙。闻得过继在外，改姓移名，便养得大。不如将爱儿送与近村寺院，出家为僧，不但他有所倚靠，抑且我和你存这点骨血，死亦瞑目。未知你心下何如？”朱氏道：“儿子是你生的，由你张主。但是千难万难，止得这点骨血，如今送他出家，心下一时怎地割舍。倘有缘，遇得个忠厚的师父，庶可度日；若撞着不知冷热的人，朝捶暮打，教我如何放心得下？”子远道：“浑家，你的言语也说得是。且不必性急，慢慢地打听，择一个忠厚老成的师父，送与他便了。若无好的，且留在身边，另作区处。”

也是这爱儿命该出家，子远夫妇商议之后，未及半月，一日，子远往地上灌种，将及巳牌，朱氏闭上门，正要到厨房内整治午膳，只听得有人敲门。朱氏笑道：“老人家终不耐饥，出门不多时，就回来吃午饭了。”走出来开门看时，原来不是丈夫，却是一个年老的和尚。

原来这和尚是本村圆慧寺中法主，姓阎，法名智觉，每常来钟家打斋米的。这长老合掌向前，叫一声：“施主问讯了。”朱氏连忙回礼道：“师父请坐。”智觉坐下，击动小磬，诵了数卷经，念了几名咒，吃了茶，问道：“钟檀越那里去了？”朱氏答道：“他去地上种菜，还未回来。”智觉又问道：“二位施主都一向安乐否？”朱氏道：“仗托三宝庇佑，遣日而已。”正说之

· 禁 ·

间，只听得笑声渐近，却是爱儿读书回来。对和尚唱个喏，智觉回礼道：“好位小官，回来吃午饭了？”爱儿道：“师父猜得着。”这智觉定睛看了一会，猛失声道：“咳咳，可惜！”朱氏问道：“师父为何叹惜？”智觉道：“施主莫怪，贫僧有一句话，不好出口，怕施主见责。”朱氏道：“师父有话，但说不妨。”智觉道：“令郎相貌甚清，只嫌额角上多了一块华盖骨，此为孤相。若在俗门中，恐无受用，又且寿夭。贫僧有一个救他的道理，但恐施主见怪，故此失声叹惜。”朱氏道：“多承师父好意，指示迷途，焉敢见怪。”正说话间，钟子远回来了。智觉即起身问讯，袖手相别而去。

子远吃饭毕，依旧往地上种作，直至天晚方回。临睡时，问浑家道：“日间曾有人来寻我么？”朱氏道：“并无人来。有一事说起，到也凑巧。”子远道：“甚事凑巧？”朱氏道：“就是日间看经的长老，把爱儿相了半晌，蓦然叹道：‘可惜！’我问他为何叹惜，他说：‘好一位清秀贤郎，只嫌额角上多了华盖骨，大抵寿少，恐无受用。贫僧有个好方子救他，只是怕怪难说。’我正欲问时，你却回了，隔断了话头，他就相别去了。察他的念头，想是要爱儿出家的意思。我正欲与你议此一事如何。”子远道：“这机会却也凑巧。我前日与你商议，正没个好师父出家，倒将这位长者忘记了。浑家，你不知这智觉是个笃实老成的长老，况且寺又邻近，不如选个吉日，送爱儿与他为徒孙绝好。”

夫妻二人商量停当，次日侵早，钟子远径行圆慧寺中来。进了山门，只见殿门半开半掩，静悄悄并没个人影。子远咳嗽一声，也不见有人答应。子远就佛殿门槛上坐了一会，心里想道：“这些和尚着实快活，日高三丈，尚兀自安睡未起。”正想之间，猛听得咚的一声响，子远吃了一惊。也是机缘辐辏，遇着响这一下。

毕竟响的甚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 毀 ·

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话说钟子远听得伽蓝案前一声响，急抬头看时，见一个老鼠在琉璃上偷油，见了人跳将下来，不偏不斜，却好跳在签筒上，将签筒扑倒，响这一声。子远思量道：“这寺里伽蓝甚有灵感，不如将这事求一签，问爱儿出家，日后成得功否。”就跪在伽蓝案前，通诚求一灵签，以卜凶吉。求得第二十四签，子远看时，签上四句诗道：

枯木逢春月至秋，他乡遇故喜相投。

求名问利虽成就，未若禅林更好修。

子远看了诗，正合其意，甚是欢喜，坐在门槛上念诵。只听得有人叫一声：“钟施主，为何大侵早到我敝寺中闲坐？口里念些甚么？”子远回头看时，却是管园的矮道人。子远慌忙起身道：“阿公，要见你阎长老说话，有烦转达。”矮道人笑道：“我去。”即忙进去。不移时，阎长老出来，迎子远到方丈里坐下。智觉问道：“钟老丈久矣不到敝寺中来，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子远道：“小子不为别事，就是师父日昨到舍诵经，相小儿无寿，说有甚么计较可救，今日特造宝刹求救。”智觉道：“一向看令郎容貌，是一孤相，在俗门中，惟恐寿薄；若入空门为僧，必成正果，又且可以延寿。这便是救他的方子。虽如此说，只恐你夫妻二人未必割舍。”子远道：“小子正为这事而来。适间问伽蓝求一签在此，请看一看。”智觉看罢道：“不必说了，这一签是上吉的，只怕施主心下恍惚。若出家时，必有收成结果。”子远道：“有何恍惚？既承师父美意，肯收留小儿，即选吉日送来。”智觉道：“施主，再要和你令正商议，不可造次。待贫僧拣一个空亡日子，办些盒礼过来，请令郎出家，方是道理。”子远道：“这也不消了，亦不必和贱荆计议，师父拣定日期，小子送来便是。”子远茶罢，起身告别而回，一一与浑家说了。过了数日，智觉着行童送柬帖到子远家里来，说道：“本

月十二日，是华盖空亡日子，果肯不弃，此日圆成更好。”

话不絮烦。真个是光阴迅速，倏然又是十二日到了。这智觉长老着道人挑些盒礼送来，不过是蔬菜点心之类。子远即央贴邻当里长的孔爱泉，写一张将子情愿舍身出家文契，叫“爱儿过来，别了娘，送你到寺中快活去。”这爱儿对朱氏唱了一个喏，叫声：“娘，我去呀！”只见两泪交流，不忍离别。朱氏放声哭将起来，道：“我儿，不是我做娘的心毒，只为你多灾多病，我爹娘命里招不得你，不得已送你出家。从此去，切要向上学好，勤谨听教训，不比在父母身边撒娇。”说罢，悲咽不胜。子远亦垂泪道：“爱儿呵，寺若远时，也不舍得你去了。今幸喜寺院邻近，阎住持老师又且纯厚的，你去决然快活，不必苦切。”可怜母子二人，牵衣难舍，连这道人邻舍，亦各垂泪，免不得拭泪而别。子远携了爱儿手，往寺中来。这智觉和尚出来迎接，到方丈坐下。子远将文契双手奉与智觉，智觉看了，收于袖中。吃茶已罢，即办斋供佛。子远叫爱儿先参拜佛像，次拜师父，凡寺中和尚，俱各相见。行礼毕，长老取法名，唤作守净。众人坐下吃斋，斋罢，子远在寺里东西两廊、前后佛殿，闲玩到晚。斋毕，又嘱咐了爱儿几句方回。闲话不题。

且说这钟守净自到圆慧寺出家之后，真是缘会，精神倍长，灾病都除。智觉请师训读，果然颖悟异常，记作两绝。年近十四，经典咒忏、念诵乐器，无不精妙。更兼性耽诗画，善于写作，寺中和尚四五十众，尽皆敬服。智觉长老甚是爱惜。年至十六岁，长老与他讨度牒披剃为僧。好一个清秀俊俏的和尚，凡是宦门富室之家有佛事者，请得钟守净去，方才欢喜。自王孙公子以至骚人墨客，无不往来交游。

说这金陵城里，有一公子，姓谢名循，乃是有名才子。其父谢举，现任梁朝左仆射之职，武帝甚相亲信。为人醇厚，家资巨富。这公子谢循，酷好诗画，与钟守净文墨往来，情义稠密。闻得妙相寺工程已完，朝廷颁诏，要文武官举荐和尚为寺中住持，谢循意欲父亲荐举这守净与天子，无便可说。一日，谢举晚朝回来，父子二人饮酒，说话间，公子问道：“爹爹在朝，曾有甚么新闻否？”谢举道：“朝内别无甚事，当今圣上，酷信佛法，最重的是沙门。如今城中新创这妙相寺，不知用了多少钱粮，靡费太甚。又诏众官举荐两个有才德的和尚，为此寺住持。朝中外郡诸臣，至今未有

所举。我寻思这城内城外庵庙寺院僧人，那得个出类拔萃有才德者？只这件新闻，心下踌躇未定。”谢循道：“儿子也闻知这件事沸沸的说。儿子有一个相识的和尚，经典咒忏，件件皆精；琴棋书画，般般皆妙；况兼除荤戒酒，性格温柔，举止诚实。这长老可荐得与圣上么？”谢举道：“依汝所说，这和尚果然如此，尽可去得。你且说他姓甚名谁，在何寺挂搭？”谢循道：“这和尚名姓，爹爹多分也尝闻得，就是圆慧寺姓钟的年少长老。”谢举道：“莫非是钟守净么？”谢循道：“正是此僧。”谢举点头道：“我倒失忘了。只怕他年幼，未必老成。待明日早朝面奏定夺。”二人晚膳毕，歇息了。

次早五更，谢仆射起来梳洗，穿了朝服，到朝房内来，只见纷纷文武官员，齐集早朝。只听得净鞭三响，文武两班山呼舞蹈已毕。帘内中贵官喝道：“众臣有事早奏，无事退班”。忽见文臣班内左仆射谢举，执简当胸，俯伏启奏道：“臣启陛下，今有妙相寺工程完毕，臣等奉诏，荐举两员才德兼全之僧，为正副住持。臣访得圆慧寺中一僧，姓钟，法名守净。戒行清高，立心诚实，禅宗透入玄微，密谛悉窥精蕴，才德俱优。此僧可充寺中住持之职。未敢擅便，伏乞圣裁。”武帝道：“朕方博访名僧，未得其人。今卿所荐不虚，可速召来面朕。”即着中书官写诏，就差谢举为使。谢举谢恩，领旨出朝，差虞候飞马先到城外圆慧寺中通报，然后上马到寺中来。只见寺门前悬花结彩，众和尚击鼓鸣钟，请仆射下马，迎进山门，径入佛殿。看的人拥满寺前。钟守净忙排香案，领众僧一齐俯伏。谢仆射开读诏书。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释教宏开，爰启三途之苦；佛门广大，聿除八难之灾。登一世于春台，跻四生于仁寿。招提既建，国家之福德无边；慧照日新，佛教之法轮常转。惟尔左仆射谢举所荐圆慧寺沙门钟守净，秉性圆明，不失本来面目；操功清静，能培夙世根基。神定而戒行精严，律明而禅机透悟。在朕素为渴想，惟师一指迷途。兹即差谢举为使，前来礼请入朝，匡朕不逮。诏书到日，主者奉行，即速趋朝，毋违朕命。大通十二年七月日诏。

读诏已罢，钟守净和众僧山呼谢恩已毕，款留谢仆射素斋。谢举道：“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圣上临轩以待，长老同下官就行。”钟守净穿了袈